玉河漫錄 全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玉河漫錄

凡人所當深戒者私行道路之間慎勿禁騎馬人可也且於私家切勿打人或結縛人可也昔年吾為江原亞使時見之有一士人乃名官子弟而適下鄉出郊其洞內一常漢乘醉騎馬而過前使其奴捉來則其人詬辱萬端其士人不勝其一時之憤輒為打下而去未久其常漢適自斃其族屬呈官以殺獄論之其士人囚繫幾十年受刑亦累十次而其時監司守令仍彼邊上言以此獄不嚴相繼坐罷其士人雖以勢家子弟僅

得生活而亦幸免也可不戒哉

昔年聞有一南方守令使其年少之子出學於外處還歸之際逢一騎馬常漢欲禁之則言語極不順其衙童不勝其忿捉其人縛其手結其頭髮於所騎馬後仍馳數里其常漢即氣塞而斃其衙童以殺獄論斷竟未免刑死爲守令子弟者尤可戒也

吾按嶺東時有一守令子弟亦仍犯馬殺人之事因繫累朔幾至難赦畢竟雖仍其獄情不明僅得生

活而其閒許多困厄之狀有難盡言亦可鑒也
昔年聞有一長者路逢騎馬者其奴欲曳下之際
嚴禁其奴止之而過行未及數里其常漢所騎
之馬當橋足蹶自墜橋下其漢折項而斃其長者
倘或不禁其奴任其曳下橫逢其漢之斃則幾不
殆哉此亦可鑒者也
余按湖西時公州地有一武人家甚富仍徵捧租
石詰責隣里常漢暫曳其頭髮而遣其漢十日

內適得病而斃乃以殺獄發狀其武人竟死於獄

而其時太守乘時仍奪其家產云仍一存之租竟喪

其千金之軀財利之害乃至於此況私門打傷人物

尤所當深戒處也

余任清風時官糶分給之際戶主十人日晚後始

來逢點錄後於他人始惡其頑習而更觀其人

則病戾之甚者也他戶主之晚到者則皆杖之而

其漢則不徒不杖而亦不推責只附過而已其夜

其漢不病即斃尙或於其日輒施罪罰則幾不免
殺人之名豈不瞿然耶以此推之則世間橫羅殺獄
者類多如是可不戒哉
李曾以一時名士潛害訟者被極刑而死士夫聞
皆為之而其後詳聞其本情則非有意殺之也使
其頑奴招來其相訟之人則其人不肯來其奴相詰
亂打仍致殞命之後欲秘其迹投其尸於江中竟
致發覺無以自明死於杖下始招訟者固其罪也而

及其奴打殺之後曾也若縛其奴送于刑部則庶幾
免死而不此之思仍與其奴潛謀並殺其處事昏
錯宜乎殺其身敗其家也
前主簿尹偙殺其有子息婢夫事覺被囚幾死
僅免絶塞充軍雖自己婢僕不告官打殺則尚有
徒年之律況婢夫乎世人言有子息婢夫雖擅殺
無罪云云者極可笑也
小兒輩慎勿佩刀或勿與佩刀者遊戲可也清州

申易簡者始以奇童稱之適與洞內小兒輩同遊仍有爭詰之事拔其佩刀擬之之際其兒觸刃即死申也即莊命隱匿雖免刑戮而平生畏約未免為天地間窮人此誠鑒戒處也

為士者與雜類出接甚不可也去夏有數三儒生出接於燕喜宮近處做會試工夫而其中一人飲酒醉臥仍斃其本家以同接殺害發狀其士人輩皆因繫被刑此亦可鑑處也

余於少時與友人出接西郊其一時有李有林
者頗有能詩名一日適来願同接余觀其爲人
輕薄不正且儕有黃姓(忘其名)素昧平生者頗来同
傲工余觀其爲人至而詭皆正色待之不許其同
接矣其人輩頗有慍色而歸絶不再来同坐中
友生言於余曰何待人太薄耶余答曰古語不云
乎不吉之人如避蛇蝎豈可以其人稍有詩才而親
近其人耶聽之者哉以余言爲太過矣未久其兩

人皆以謀逆被誅援引薫蕕之際其與之平日交
遊者被禍甚多吾之言果驗矣其時聽吾言者
頗以余有知人之鑑云此則余非敢以能知人自許也
大槩取友之道必擇端正之士可也
余少時隣有奇震慶奇震興兄弟乃奇臨司協
之子也藉其父兄之勢尚氣凌人驕傷無比余嘗薄
其爲人一日往全昌君家則兩奇適來到暫時起去
後全爺問於余曰公以此兩人爲如何人耶余答曰

才士也全翁曰才則才矣必非佳士非但不能享福恐甚不能令終云云余或疑其言之太過矣其後震慶則年未三十餘歲而蔭官不過別坐且無子震興則雖登第而諂附賊黠結爲心腹以京圻水使罹於賊黠逆獄被極刑而死全昌之言果驗矣震慶雖得令終而無子且蔭豈可謂享福耶天安有朴自韓者余自少知其面目而每疑其人之不善終也渠與其隣人爭數畝之田展轉爲仇

讐被爲其因嫌告訐以豪強囚繫京獄者累朔
自韓不勝其忿指嗾他人誣告其隣人之謀逆以
爲陰中之計而竟至事覺反坐被極刑而死仍籍
沒其家産始爭些少田土竟致滅亡之禍如此輩固
不足掛齒牙間而其因些少忿爭展轉作禍亦可
爲貪利忘身者之戒也
高宦美爵最爲陷身之危機昏朝時李爾瞻韓
纘男等一時擅當（貪權）擅當廢大妃之論以爲專寵之

計覔致合門誅戮其餘如李偉卿徐國禎韓正國兄弟鄭造尹訒之輩皆以其黨類共被誅身滅門之禍其一時風附構捏者之俯首就戮幾至數百餘人而不可盡數也

凡博奕雙陸等雜技男子固不可好着而婦人尤所當深戒也頃年竹州地有一年少寡婦與夫家從姪常對着雙陸遂致陰奸及其事覺男女乃逃走不知其去處四隣聞之者莫不痛駭禮男女

受授不親之訓蓋所以設防禁如許事也聖賢防
微之意吁其至矣
凡為人子孫者葬其親之際全昧風水之術而惑地
師誑誕之說或拘於山運過期不葬或為姑息之計
草率權葬仍致積年未葬者比比有之或圖覬吉
地傾家產而買之至於強爭相訟之地身着縲絏
入官庭恬然不恥者亦多有之設或所圖者吉地而
如是苟且圖覬萬無吉應之理況其吉凶與吉地理

茫昧誰得而知之地家書有說曰吉人逢吉地且曰陰地好不如心地好只須修德積善則自然天佑神助雖偶然卜得而必得好地矣苟使人力而强爲圖占則名公巨卿家必代代得吉地而終不能得之一時地師輩其所称譽者未必爲福地據此可知矣且惑於地術頻數遷葬者有之此尤甚不可也神道以静爲重其輕易遷動已非孝子安奉之道況其所遷之地其能愈於舊地亦何可知之也昔年天安地有文官

李都事宗彥遷其父墓之後其兩子諸孫三年内
皆死終為無後之人此尤鑒戒處也
中庸曰其默足以容此說可以為持身第一方凡居
臺閣言路者當其可言之時含默苟容固為可羞如
不在其任者出位論事甚不可也金監司弘郁率
爾陳一疏隕命杖下豈非浪死耶至於士人則尤所當
戒姊兄趙時養以追崇未安之意援禮投疏見忤於
仁祖朝終身坎坷從兄掌令亦於辭職疏中多有觸

忻之言其時三司合 啓至以按律論 啓踰月禍
將不測而幸賴相位月沙吳允謙救解得免重律被謫恩
津數年雖得蒙赦而終未得更通仕路此皆鑑戒
處也且妄論人是非及朝廷得失尤甚不可仍此
被禍者滔滔有之可不戒哉居鄉論守令政治亦非
謹愼之道古語曰多仍豈少口頭語等閒做出老
大事此言實格言也
洪東萊桂一只有一子而其名則洪萬英者偶傳柳

承旨道三醉中妄發之言於朋輩間而嶺南文臣徐忭者藉此言告變仍起逆獄雖徐忭竟以誣告反坐照洪之子則死於杖下朋友間言語不可不慎此可驗矣

凡出行之際深水薄氷慎勿輕涉可也妄信奴僕之言率爾輕涉喪軀殞命者滔滔有之吾見多矣不能盡記荒年夜行逢盜之患亦不可不慮古人行路詩有曰日暮先投宿(店)鷄鳴更看天當橋須下馬

有路莫乘船此實格言書紳勿忘可也且宿於富人之家及有仇人或有叛奴者之家極可怕清州醫員李光俊者上年適往宿於朴察訪廷璘家火賊夜入斫殺廷璘之際李光俊亦一時被害如許枉被橫禍者滔滔多矣可不戒哉吾常於行路或投宿於鄉族及相知人之家則必借其奴子家而宿焉有意存焉耳但常漢之家只有一戶之家則慎勿止宿可也若有火患或他意外之變則恐難出避必擇

有前後户牖之家而宿之可也且於行路酒幕投
宿之際切勿入於各邑貢物卜駄所入之近處可也
昔年黃湞丈以潭陽府使到陰川酒幕猝逢此
患僅以身免此外橫遭如許之患者不可勝記可
不戒哉

家在大川邊或江邊因漁獵喪軀者多矣昔年
金判書時讓爺家在忠江其妾子十四歲兒乘
小艇釣漁而御值風起舟傾而死目前見之而未及

救懷德鄭生宗遠只有一子而亦乘漁舟仍致陷
溺且吾於兒時聞外祖母之言則同生甥之子一人
少時出浮灘(地名)江邊坐而釣魚而時值大水之餘
所坐之岸忽然崩頹仍致溺死且黃弟後居適
出乘醉還家之際夜踏薄氷死於非命文義吳
姓人親自捜蟹於水邊爲大蛇所噬即隕命如許
事皆所鑑戒者也
乘舟渡江之際慎勿爭入可也或乘卜重之船仍致

敗沒者滔滔有之不能盡記且風勢不順之日雖溪江船亦勿渡涉可也覆沒之患極可怕也

猝然腹痛或肚腹牽引或寒戰頭痛之際或妄飮熱湯及酒或覆厚衾臥溫房甚不可爲或霍亂則酒刻間殞命可怕須者丁獻納彥璧李持平光稷皆暫患背腹痛飮燒酒一盃仍致即死此可鑑戒處也

古人作字各有其義危字厄字死字色危字皆

相似則危酒女色之危蓋可想矣
順治庚子先王考文貞公以副使赴燕留玉河館之
日有此湯錄所錄皆戒慎之語切實懇勤無
非垂訓於後孫者也嗚呼文貞公平生操身
如臨深履薄執玉奉盈少時氣質清羸
如不勝衣見者不曾以遐算期之而位躋一
品壽登八耋好德考終近代所罕此實由於
敬謹戒懼以致遐福是一編亦可以徵之矣

凡爲我子孫者宜入書一帖終身奉行者也
錄在行程錄之後紙與墨渝恐致泯滅謹使
儐兒移寫一通錄中雜以俚語信筆直寫未
嘗雕琢字句尤可以警動愚暗後孫之略識
文字者皆可以領解也
時戊子二月二十三日孫世晃謹識